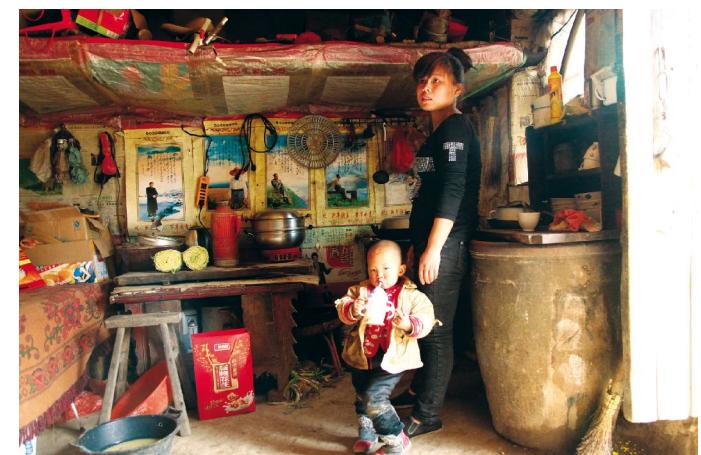




小洲 / 文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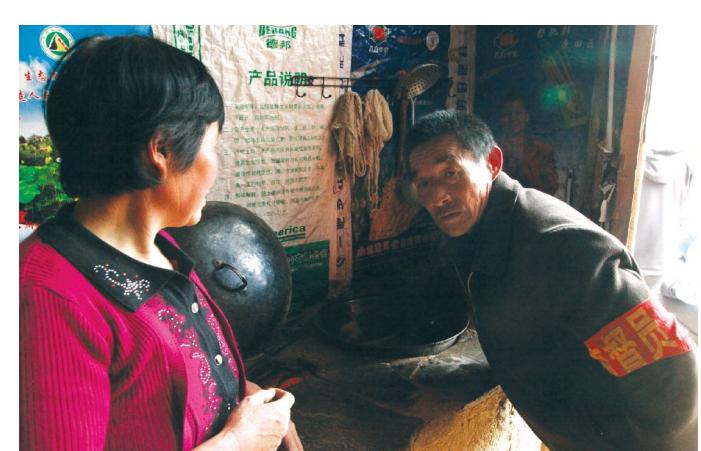
张来顺女儿外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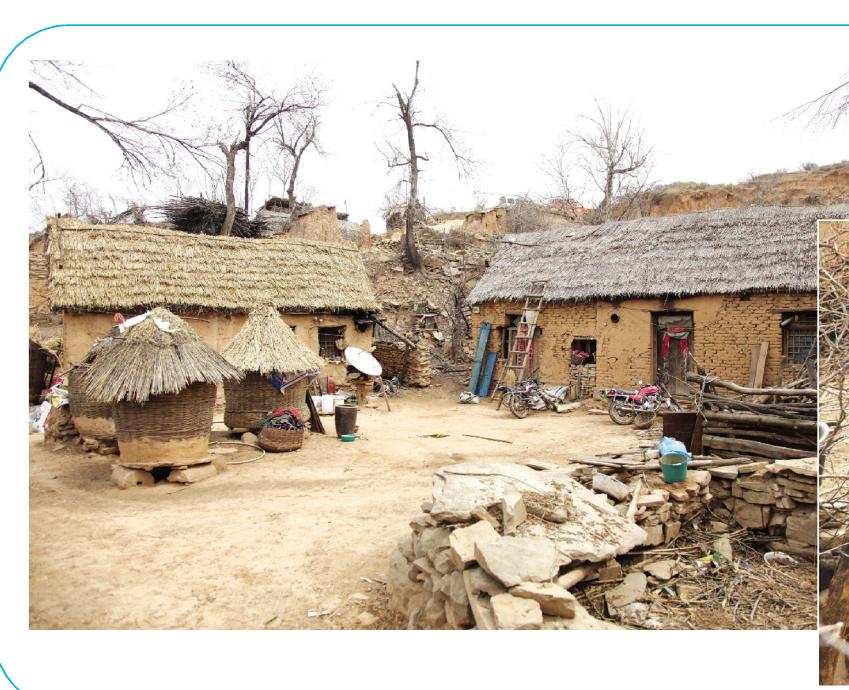
刚从地里回来的李长顺



李长顺妻子刘春娥在做饭



张丽珠、朱富娥夫妇为我们准备午饭



张来顺家的老屋和羊群

春日的周末，正是踏春远足的好时候。县电视台和杨安乡联合在瓮城山举行《走遍沁县》开机仪式，影协十多位同仁应邀前往。当我们车行到佛堂岩时，赶上了早行的单骑车队，他们一副别样的装束，英姿飒爽，还取了个好听的名字——人生骑迹单车俱乐部。此时，他们已经骑行40多公里，影友们纷纷下车，将他们拍摄入镜，俨然一道风景。

上午九时，各路人员在乡政府集结完毕，向瓮城山进发。瓮城山位于我县南端，与屯留接壤，海拔1240多米，植被葱郁，松林茂密，因此，当年在南部林区建设国营林场时便以此山命名，瓮城山林场总面积达到42万亩，是我县南部一道重要的绿色屏障。车队穿过松交村掉头向西，经南沟村后开始爬山，尽管山路弯多坡陡，窗外的风景在峰回路转间不断变化着，越到高处越吸引眼球。层峦叠嶂，起伏绵延。明黄色的连翘花和翠绿的松林糅杂在一起，杏花像粉白色的云朵一样飘过山涧，绿色、白色、黄色、粉红色，色彩斑斓，花香馥郁。摄友们争先恐后跳下车，举起相机尽情采撷。素爱花的女孩，情不自禁采下一朵，戴在发间。爬惯了山的户外活动人员干脆弃车步行，仿佛怕丢掉任何一丝风景。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欢乐的喊叫声回荡在从林之中，在山的眼里，无疑这些人都已沉醉、疯狂……

活动组织人员选择了一处风景绝佳的场地，简洁地完成了开机仪式。事实上，摄影的人们一年四季都在行走，用镜头描摹山水，用心灵解读自然，用快门定格传奇。

继续往高处攀登，瓮城山的主峰就在我们头顶，很快又被我们踩在了脚下。瓮城，指旧时为了加强防御，在大城外筑的小城。难道在这座山头曾经有一座城池？为什么只有瓮城而没有主城？今天登上瓮城山，是探明究竟的时候了。

然而，询问同行者及当地乡镇的同志，也不能讲完整。此时，乡党委副书记张瑞同志荐引我欣赏一处奇观——“儿抱孙”，近前一看，是路边并生的杜梨和松树，俩树紧紧缠绕在一起，难舍难分。沁县话“梨”“儿”不分，“松”“孙”同音，倒也十分有趣。

从瓮城山顶向西再行数里，山腰间有一小村落，名叫“索马凹”，也是此次春游的终点。站在“索马凹”村顶，尽管春色明媚，还是不免令人心生凄情。也许就在前几天，一场大风光顾了这里，凡是高大的树木都变得

面目全非，据说一村民的茅屋也被“春风所破”，使人不觉想起杜工部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呼号。后来得知，这个村子中只有六口人，分成三户，尽管看上去蓬门茅舍，他们却能怡然自得，也许人类不该只有明堂瓦舍、帛衣锦行一种追求。

我开始打量这个荒村，固执地这样称呼是因为眼前的景象本来这样。从南边的一条小路，进入第一户人家的生活范围，村子里隐约传来狗叫声，我判断并非来自我要探访的这一家。我先走过一处场院，用细木棍扎起的玉米屯子很雄伟，一只母鸡被惊起，站在屯子上大声叫喊。我大致估量了一下屯子里的粮食，约五六万斤左右，赶上普通农户三五家的产量。穿过场院是一个完全原始的院子，没有围墙和大门，北面和东面各有几间茅草房，低矮而破败，麦秆做的屋顶被风雨染成了黑褐色，光亮光亮，院子中间矗立着呈品字形的三个麦仓，四周用藤条编成，然后抹上泥，上边用麦草搭成圆锥形的仓顶，也许多年不用的缘故，其中一个已经剩下多半骨架子了。

走到院子中间，北面的屋子里闪出一个小孩的身影，看到我又很快退了回去。屋子很矮，走进去头快要碰到屋顶了，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在锅台前忙碌，刚才看到的小孩紧紧拽着她的一条腿，光光的脑门下一双惊悸的眼睛望着我。姑娘热情地招呼我进屋，问“刚来？”我回答“刚来”，“喝水不？”“不喝”。此时，我看到姑娘身边的灶台上冒起一股热气，水开了，姑娘娴熟地灌好暖壶，招呼我坐。我一边询问她家里情况，一边拿起相机拍照。这户人家户主叫张来顺，妻子叫李苟娃，50多岁，有四个女儿，眼前是唯一没有出嫁的小女儿和她姐姐的孩子。姑娘说，她家种50多亩地，还养有200只羊，在松交村建有新房子，但只有在过年时才在那里住几天。

这时，屋外传来羊群的声响。嚯，好漂亮的一群绵羊，时近中午，羊群被赶回圈子里来，同行的几个孩子一下子高兴起来，围着羊圈赏玩个没完。

转过羊圈的山丘，后面是另一户人家，同样的茅屋、屯子，只是没有羊群。这家子就夫妇两人，60多岁，男的叫李长顺，女的叫刘春娥，仅有一女，出嫁到山下屯留县一个村子。长顺当过多年队长，稍有文化，我在那里获得了瓮城山的传说，这个版本从未听过，所以新

鲜，不妨也写下来。

长顺说，从屯留县罗村到杨安乡韩庄是一条绵延六十里的大山，索马凹在这两村中间，各距30里。这里山高林密，地广人稀，唐朝开国之初，好汉单雄信誓不投唐，拥兵占据在这里，至今瓮城山上还能找到大片大片的唐砖。长顺说，当地也有传说占山为王者为李密，但他认为是单雄信。民间流传，从前这一带很穷，“北武乡，南武乡，谷子搅糠”，单雄信当了王，刮来黄土三尺，老百姓才吃上饱饭。

那么，索马凹怎么来的？是不是也和单雄信有关？长顺说，有关，当年李唐朝廷追拿单雄信，单兵败，将所养马匹全部斩杀，这里既是养马的地方，也是杀马的地方，所以人称索马凹，或者杀马凹。为了证明他的说法，长顺还专门带我找到一处泉水，据说在泉水旁边还有一个硕大的石槽，可惜农业社时被人们打碎了。故事甚至涉及到祭刀岩，说当年单雄信撤退到今南泉乡祭刀岩村，兵团困马乏，饥肠辘辘，无奈将宝刀换了粮草，村名由此称作“寄刀院”。

长顺听说我们来踏春看花，便高兴地介绍这里的优点，冬暖夏凉，山花烂漫，不同季节都有别样的景致，如果开发旅游，一定是个好地方。

还真是，长顺他们的乐观、恬静、豁达、平和的生活原则感染了我，让所有寻春赏春的人们产生了心灵的撞击。他们不能说富裕，也不能说穷困，不能说进步，也不能说落后。我问他们，为什么不搬出大山？他们说住惯了，舍不得。但是，长顺计划今年翻修一下自己的房子，盖上三间砖瓦房。当然，来顺家的那个小姑娘的想法可能不一样，她去年到晋城打工，见识了外面的世界，想必她是一定要出去的。

最后，还得说一下第三家，就是张丽珠、朱富娥夫妇，他们的儿子到外村居住了，张丽珠兼着当地的护林员，喂了四头牛，种23亩地。他住的是一孔窑洞，但同样破败不堪了，窑门上还挂着当年的广播匣子，做豆腐的箩筐。我们一伙人中午饭就在他家解决的，当然是乡政府干部帮助才能完成。不过，大伙感到这个村子虽古老，但很温馨，尽管在现代社会看来已经成为一个另类，但我们都清楚每个村庄曾经的过去。五百年沧海桑田，难道今天这么多人的造访，对这个荒村来说不是一种机遇。